

流年记

粽香情久远

李启胜

每年端午，堂弟总会从百里外的老家给我送来他亲自包好的粽子。屈指一算，他给我家送粽子这个习惯坚持了快四十年了。

上世纪80年代，交通尚不发达。每年端午节前，堂弟就坐客车来给我们送粽子。每次我去车站接他，堂弟在车站把粽子交给我后，怕坐不上返程客车，歇都不肯歇，直接坐原来这趟车返回。我见如此麻烦，不知劝他多少回别来送粽子了，但每次堂弟都是憨厚地笑着说：“俺大（爸）说了，俺大大（伯伯）喜欢吃老家粽子的味道。”

虽然我吃过各种不同口味的肉粽、豆沙粽、赤豆粽，有荤有素，咸甜兼备，但我还是对故乡的椴叶包的粽子情有独钟。

记得在老家的时候，每年临近端午节，母亲会早早去集市买来椴叶，在水里泡上几日后，再包粽子。这种椴叶的形状跟人的手掌差不多，但比手掌要大上几圈。这种叶子包出的粽子有一种独特的香味。粽子用椴叶包裹，上糯米，包成长方形，对叠着用稻草绳子捆绑起来，一个粽子有30多厘米长，15厘米宽，六七两，饭量小的吃一半就饱了。

据说在孟良崮战役中，我们村里为了支援我军将士，包了许多这种像鞋底般大小的粽子给战士们吃。看来，椴叶粽子也为这场战争的胜利贡献了一份力量。

母亲把包好的粽子放在一个大黑瓷盆里，上面放上算子，摞上重物，把粽子里的水分挤出来，压实后，再上锅煮。一铁锅粽子不算准备料，光包粽子常常就需要一天的工夫。

煮粽子的灶下要烧在山上长的松树枝，那样粽子才入味。先是大火煮上几十分钟，然后用小火慢煮。当粽子出锅的时候，粽子糯米味混合着椴叶的甘甜清香味扑面而来。

凉透的粽子外表不怎么美观，给人感觉还有点粗糙，但剥开椴叶，里面黏稠的糯米颗颗饱满，那味道无与伦比。在我心里，那真是人间美味。听村里老人们讲，新中国成立以后，好多老战士回访这片土地时，都表示想再品尝一下椴叶包的粽子。

上世纪70年代，农村日子过得比较艰辛。那时

每到端午节，早上，母亲给我和姐姐一人准备半个椴叶包的粽子。我常常急不可耐，三口两口吞进肚子里，跟猪八戒吃仙人果似的，还没品尝滋味，就没了。眼睛就盯着姐姐那份，姐姐就把她那份又让给了我。

其实，每年来送粽子的堂弟，跟我们家半点血缘关系也没有，只是同村的人。我们两家的交往还得从父辈那代说起。上世纪50年代，我老父亲在几十里外的金矿上班。有一次，他去市里的军队医院办事，恰巧碰到我这个堂弟的母亲在医院走廊上徘徊。好心的父亲上前询问，才得知是堂弟父亲患了肝炎住了院。医生让多吃营养补品，那时候日子艰难，叔想吃鸡蛋，但婶婶身上一分钱也没有了，正为这事难过。父亲听后，二话没讲，去给叔叔买来了鸡蛋，还把他当月开的8元工资都给了婶婶，让她给叔叔买点营养品补补。叔叔住院的三个多月里，父亲经常买营养品给送来，叔叔一家人感动地说，这辈子都不会忘记。

叔治好了病回到村里，我们两家就开始常走动。叔只要家里有点好吃的东西，准会送到我家里。我父亲只要回家，叔就把父亲叫到他家吃饭聊天，把我父亲当成亲哥哥。

叔有个祖传手艺，就是包粽子特别拿手。他知道我父亲爱吃粽子，每年端午，他都亲手包好粽子，让婶婶给我们家送来，年年如此。

上世纪80年代初，我们全家跟随父亲“农转非”到了城里，两家人并没有因为距离远了而关系断了。开始是每年端午，叔坐车来给我们送粽子。后来他患病行动不便，就让堂弟替他来送，一年一年从未间断。

时光荏苒，叔和我父亲相继离开了这个世界。每年端午，堂弟还是把在家包好的椴叶粽子送来。

如今逢年过节时，堂弟一家会开车到城里跟我们相聚；我们休息的时候也会回村里到堂弟家住上几日，那感情比亲兄弟还亲。

今年端午节前，我带着老婆孩子回到堂弟家，堂弟和弟媳忙活着包了好多粽子。浓浓的椴叶粽子的香味溢满农家小院，诉说着久远的情怀。



难忘儿时的端午节

张凤英

最近这几年，无论什么节日我都从简了，端午节也不例外，不再自己包粽子，而是去超市买。买粽子时，商家赠送了一个香囊，香囊上拴着五彩线，十分可爱，带回家便成了小孙子的玩物。看着他乐呵呵地玩着香囊，我不由得想起童年时那个香囊，闭上眼睛似乎可以闻见它浓郁的香味儿。

做香囊需要五彩线，货郎来了，整个小山村就热闹起来，好像过节一样。村里的大姑娘小媳妇们都急匆匆地从院子里往外跑。那时奶奶已经年过半百了，也和小媳妇一样跑得急，她呀，是想买点五彩线给我做香囊，或是往手脖子、脚脖子上戴。奶奶把她内心的爱，凝结在五彩丝线上，为我们祈福纳吉。

印象最深的是五岁那年的端午节，母亲带着弟弟妹妹从内蒙古赶回故乡过节，奶奶特意买了五彩线、泥娃娃、红布头和水果糖。母亲打算给弟弟做一个五毒肚兜。根据故乡民间的讲究，端午节要给最小的孩子穿五毒肚兜，在五毒肚兜上面绣五种动物，分别是毒蛇、蜈蚣、蝎子、壁虎和蟾蜍。按照民间传说，只有没出阁的姑娘绣的五毒肚兜才能辟邪。红色的布，外面是五彩线，再绣上了五种动物的图案。因为那时候弟弟最小，所以才有这么隆重的祝福。母亲还请人为我们三个大一点的孩子做了红色的辣椒形和心形的香囊，也是辟邪之物。

那天早晨，太阳还没有出来的时候，母亲和奶奶就拿着五彩线、小辣椒和香囊给还在熟睡中的我们悄悄地拴在手腕上，弟弟的五毒肚兜更是要穿上。香囊里装的是艾叶，还有香味浓郁的中草药。相传，五彩线要拴在孩子们的手腕上、脚脖子上。这些东西一直等夏天梅雨季节，河里发大水的时候，剪下来，扔到水里，让大水冲走。这就意味着这一年内孩子们都不会被毒气所伤了，霉气都被大水带走了。

这一天家家户户还要准备雄黄酒，要给小孩子们耳朵眼和屁股眼抹上，防止蚂蟥和蚯蚓钻进去，奶奶还给弟弟用雄黄酒在额头上画了一个“王”字。这一天，三叔和母亲还起了大早去采艾蒿和桃树枝。用五彩线把十二根艾蒿和四根桃树枝捆绑起来，挂在大门上，意味着一年四季十二个月全家人平平安安，不受毒邪人侵。

记得那天奶奶炒了几个小菜，两个叔叔喝酒助兴，母亲也喝了一口雄黄酒。三叔叔还讲了《白蛇传》的故事，他说，许仙就是因为用了雄黄酒才使得白娘子显出了原形。这样的传说让我对雄黄酒充满了好奇。

端午节前一天的下午，母亲和奶奶就把大黄米淘洗干净，把芦苇叶、马蔺叶、红小豆、红枣等都准备好，然后就开始包粽子了。奶奶先把芦苇叶折成漏斗状，放一把大黄米，再放上几个红枣，然后用手利索地一扭，就成了一个粽子的模样，最后用马蔺叶捆绑结实，一个粽子就包好了。

粽子包完后，奶奶把它们一个一个码放在锅里，然后加上水，母亲坐在蒲团上烧火，往灶膛里加茅草。火焰在灶膛里跳跃着，充满了农家的烟火气。我闻着那煮粽子的清香，恨不能赶紧捞起来尝一尝。可母亲和奶奶不让，一定要等到端午节早上才能吃。那种等待简直就是一种折磨！

经过一夜的煎熬，我终于吃到了香甜可口的粽子，母亲说：“黏的东西一次不能吃太多。”

端午节的时候，三叔会忙着用艾蒿编成辫子的形状，晒干了在夏天熏蚊子。二叔则会用蟾蜍毒素做墨汁，如果谁脚肿了，或是被蚊虫叮咬了，他就用墨汁涂抹在肿痛处，所以当地村民都传说二叔是神医。

时光荏苒，最近在故乡群里和乡亲们聊天，才知道如今故乡的端午节更重视保健和防病消灾。一些富裕的家庭端午宴讲究吃五黄菜：酱黄瓜、黄豆芽、黄酱排骨、黄米粽子、黄花菜，意在护肝养肾。端午节成了一个民间的医疗保健节日，讲究的是维护身心的健康。

在我心目中，端午节仍是以弘扬屈原的精神为主。屈原的宏大气场，正如宋代著名史学家、词人宋祁所说：“《离骚》为辞赋之祖，后人为之，如至方不能加矩，至圆不能过规。”今年，在这幽幽寂静的环境中，更能体味到屈原先生在《离骚》中所咏叹的：“抑志而弭节兮，神高驰之邈邈。奏《九歌》而舞《韶》兮，聊假日以愉乐。陟升皇之赫戏兮，忽临睨夫旧乡。仆夫悲余马怀兮，蜷局顾而不行。”有了这份厚重的家国情怀，有了这份浓浓的乡愁，端午节依然神圣，依然美好，和儿时一样充满诗意。

诗歌港

端午，一江水醒来

孙茁凯

五月初五，江水轻摇
龙舟划过水面，激起层层浪花
端午，一江水醒来
唤醒了沉睡的记忆

起先是舌尖上的
三角形的粽子，圆的咸鸭蛋
蒸锅里咕嘟咕嘟冒着热气
几个稚嫩的孩子，跑到河塘
奔跑，打闹，往深潭里扔石头
累了就躺在浅滩，看天上的白云
听清脆的流水，不敢扎进五月的江心

直到现在，敬畏的事情与日俱增
有时，想到那些从坡上滚下的石头
它们躺在水底，或者去了远方
应该比在陆地，有更为壮阔的归路
有时，想起一些逝去的人
穿过民族动脉而过
芝兰为佩，荷叶为裳

月亮提起一盏灯，把澄明挂到天上
也洒到了水底
几个稚嫩的孩子
与江水、岩石一起变白，变透亮
临近端午，生命更加茂盛

高考

赖玉华

六月在书香中赶路
芒种在青春的诗篇里
用饱满的热情
种下一路芬芳
墨迹未干的试卷
留下莘莘学子攀登的印记
蓬勃的六月
落满鸟鸣声
目光所及皆是期盼
用三天的时间回
于寂静无声中
静待花开
留给自己
一片掌声

借

冯宝新

月儿借阳光，把黑暗赶出户外
孔明借东风火烧赤壁，樯櫓灰飞烟灭
刘邦借张良，成就汉室江山
匡衡凿壁借光，遂成一代大儒
我要借忒弥斯手中秤
称出公平正义
我要借美猴王的千钧棒
扫除魑魅魍魉
再借一临近黄昏行色匆匆的斜阳吧
为晚霞燃烧的父母新添一道
亮亮的光

